

丁石孙先生二三事

■ 王杰

1978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数学系，10月初来燕园报到，正式成为北大数学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。我们到北大之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丁石孙先生的《解析几何》。
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那堂课的时间是在晚上，地点是二教103。那是北大当时最大的几个教室之一，能够容纳300多人。由于新生对校园不熟，等我找到地方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是座无虚席了，多亏有个同学很热情地把他占的一个位子给了我。坐下往前一看，才发现老师已经站在讲台旁了，高高的个子，腰板笔挺，头发略显花白，风度很好，脖子上挂着一个无线话筒。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。开始上课了，老师首先介绍自己的名字，课程的目的、要求等等。这时我才知道他叫丁石孙。丁先生的嗓音洪亮，颇具感染力，讲课非常清楚，有条有理，板书也很认真仔细。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丁先生的情形。由于去的晚，坐在很后面，所以应该只算得上是遥望。

丁先生的课不仅教授知识，同时很重视讲解一些几何的思想。在开始讲仿射变换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这部分其实是很难讲的，因

为涉及到一些重要的东西，对于一年级的新生并不容易理解；如果你们觉得很容易，那就糟了。丁先生的这段话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几年后上研究生时，有一次与张益唐聊天，他也说清楚地记得丁先生的这段话。当然，对丁先生这段话的理解是在自己开始从事教学之后逐渐加深的。

二

过了一段时间，系里请丁先生做报告，地点是在数学系所在的一院二楼会议室。会议室不大，使得我们有了与丁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会上先生侃侃而谈，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到心路历程，从数学系的情况到如何学好数学。不知不觉就谈到了当时很热门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那时社会上有许多人向往学数学，据说都是受了徐迟这篇报告文学的影响，立誓要当陈景润第二。尽管我报考数学系与徐迟无关，但是丁先生的话还是令我大吃一惊。他说数学界的不少人最不喜欢徐迟，因为他把陈景润写得不食人间烟火，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显得有些弱智。徐迟报告文学的影响巨大，使得社会上许多人误以为数学家都是这样的，而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！接着丁先生就举了数学系马希文的例子，说马希文不仅非常聪明，而且兴趣广泛。他去美国访问，时间不长就已经在当地非常 popular 了。马希文会弹钢琴、会作曲，当得知房东的女儿要过生日后，就做了一首曲子，作为生日礼物，令房东太太大喜，当即免掉了一个月的房费。听得大家哈哈大笑，也才开始知道系里的这些老师们绝非整天埋头数学，生活也是丰富多彩、充满趣味的。

丁先生还谈起年轻时做研究，碰到一个问题，去请教江泽涵先生，得到了江先生的帮助。文章完成后，丁先生要把江先生的名字也列为作者，江先生坚决不同意，说文章署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即使是人家帮助你证明了某个定理，最多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表示一下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感谢。这些年来，每每看到、听到因为文章署名而闹出的各种故事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件往事。

大概到了三年级的时候，又听过丁先生的一次讲座。这次印象最深的是丁先生讲到中国的数学事业还很落后，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差距，在应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，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把数学的理论和工具用到方方面面。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：什么时候数学系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多数不搞数学了，中国的数学就上去了。

三

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。因为导师段学复先生当时的编制是在数学研究所，我也就被分配到了北大数学所。两三年后，数学系和数学所实行人事制度改革，系、所人员开始双向流动：每个教师在系里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可以进研究所工作两年，在此期间减免部分教学工作，以便集中开展研究，或者出国进修访学等等，然后再回到数学系。因为我毕业后并没有在系里工作的经历，于是就从数学所转到了数学系的几何代数教研室，与丁石孙先生成了同事。

当时丁先生已经是北京大学校长了，但我记得教研室的许多活动他都来参加。那时赵春来还在北京计算机学院，王诗成在美国也还尚未学成，教研室里除了我以外，大多是与丁先生共事多年的老师。我记得有聂灵沼、王萼芳、石生明、尤承业、蓝以中、闫淑达、陈维桓、丘维声、刘连生等。丁先生来参加教研室活动完全是以普通老师的身份，和大家一起学习、讨论。大家也全然没有把他当校长，而只是熟悉的同事“老丁”。

有时候自然也会谈到学校的工作和他遇到的难处。记得那时候教师、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住房困难问题非常突出，自然有一些人想法设

法找校长反映自己的特殊困难，要求给予照顾。一次谈及此事，丁先生说：要敢于承认自己没有权。我无权把房子批给你，因为我无法判断你是否比别人更困难，于是把房子给你，而不是给别人。但并不是说我不管房子的事。我会参与讨论制定学校分房的规则，然后请房产部门根据规则去执行。这才是校长应该做的事。还有一次他感叹说，学校里有个别人根本不称职，但他这个校长连扣别人一分钱工资的权利都没有，更别提其他的措施了。

四

丁石孙先生对学生一直很关心，也非常爱才。我们年级有个同学，数学天分极高，年龄比较小，丁先生一直对他爱护有加。不过这个同学的英语考试总过不了关，直到临毕业前他的英语仍然没有及格，照理就无法毕业。丁先生向学校教务部门陈情，希望充分考虑这个同学在数学方面的特殊才能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使得这个同学得以延长一年学习，专攻英语。一年之后，又是在丁先生的关心帮助下，他得以留校任教。

考进北大前我已经参加工作。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时，段学复先生有意要我留下，我自己当然也非常希望能够留在北大继续学习、工作。但是我原来的单位始终坚持要我回去，不肯放我。丁先生和数学系当时的领导邓东皋、黄槐成等老师都做了许多努力，亲自出面与我原来的单位沟通，做他们的工作，这才使我最终留在了北大。1994年我去西澳大学做高访。那时国内刚刚开始有电子邮件，丁先生也有了一个自己的电子邮箱。我走之前他专门把邮箱地址给了我，嘱咐我到了地方就给他发邮件，这样就可以方便地联系了。到了珀斯之后，一拿到邮箱地址，我马上给丁先生发了邮件，此后就经常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和研究的进展，他总会及时回复，给了我许多鼓励、指导和帮助。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五

丁石孙先生是一个数学家。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原因，他先后在同调代数、编码理论、代数数论等领域开展工作。从20世纪70年代起，他和段学复、聂灵沼、王萼芳等一起参加国防应用数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。文革结束后他把主要的学术精力聚焦于代数数论的教学和研究。他和聂灵沼先生一起，开设课程、培养研究生，做了大量工作。聂灵沼、丁石孙两位先生编写的《代数学引论》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。赵春来、张绍伟、王福正等都是聂先生和丁先生的高足。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，不论是担任民盟中央的领导，还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丁先生依旧经常来到北大数学系当时所在的一院，参加每周一次的代数数论讨论班，我们也依旧经常能够见到所熟悉的丁先生。

丁先生的讲话艺术是非常高的，时而简洁明快、时而幽默风趣，更多的是直截了当、一针见血。记得本世纪初，一次有幸与丁先生一起参加一个活动。结束后有记者要采访丁先生，其中一个问题是：您觉得当北大的校长和其他大学的校长有什么不一样。丁先生丝毫没有犹豫，张口答道：当北大校长就是你说的话可以谁都不听。在场的人不少都笑了。可是，这些人中间有多少能够真正理解丁先生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呢？

六

最后讲一点八卦。北京师范大学的郝炳新先生讲过一个故事。他与丁先生同庚，都是1927年生人，属兔。困难时期没有肉吃，丁先生和郝先生有时候会一起在北京城里转——找吃的。有一回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馆子有肉卖，但一问说是兔肉！郝先生问丁先生：兔子肉吃不吃？丁先生说：兔子肉也吃！于是两位属兔的数学老师一起吃了一顿兔子肉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、原北京大学副校长）